

人生如戲

牙醫學系五年級 江文慈



自古以來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而最悲哀的，不是必須演戲，而是在劇終時，才發現演的人只有自己。

* T大醫院外科主任 李予強 10月18號
10:30AM

「主任嗎？請進請進！我們李醫師已經在裡面等您了喔！」我跟著助理的腳步踏入神經內科總醫師的診間。

一入內，桌前坐著一個穿著白袍、半掛著口罩的年輕醫師，聚精會神地盯著電腦螢幕，正在思考什麼的模樣，我不發一語地逕自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。

「啊！老師，謝謝您撥空前來，好久不見，最近還好嗎？」眼前的年輕人滿臉堆笑地抬頭，溫柔的眼神中卻又帶著一股說不上來的，令人討厭的銳利。

「你是幾年級的？我教過你嗎？怎麼沒有印象。」真是的，下午還有一台刀要開，怎地在這傢伙這裡浪費時間？我微皺著眉，轉頭瞥了一眼站在旁邊的助理，明確地表達我的不友善，潛意識裡希望快點結束這個會面。

「哈哈，老師，您真愛開玩笑，我是李亦啊！三年級的時候給您教過幾堂大體解剖，最後期末跑台考還是您親自收的卷，您應該還記得吧？」

李亦？我認真地在回憶的洪流裡打撈這個名字，隨著他語調上揚的話聲落下，剛升外科主治那年，給學生辦的跑台場景突然浮現……啊！李亦！那張二十個空格裡全填上 facial artery 的考卷。

「原來就是你啊！頭頸部血管學得那麼糟，如今出來害人了啊？」想當年自己對這個學生可是寄予厚望，現在想起來仍能感受到一種說不出口的、疼惜的感覺，但就事論事，不論站在老師或醫生的角度，我都有理由好好教訓他一頓。

「唉老師您別提了，就因為當年被您的題目電得慘兮兮，我才痛下決心把這塊學好，死拖活拉的啃了好幾本原文書，現在也勉強混到神內 CR 了，想起來那段痛苦的歲月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呢！」

什麼？！這傢伙看起來不三不四，當年成績差的可以，竟然已經是這樣的職位了？畢竟想在知名的大醫院升到總醫師，深厚的學問是基本，更重要的是人脈和時機，自己也才升主治沒幾年不是嗎？怎麼一轉眼自己的學生已經是神經內科總醫師了？難道這就是所謂人不可貌相，抑或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嗎？

儘管內心有些許的訝異和佩服，看到李亦那張因回憶起從前而閃著光輝的臉孔，不習慣稱讚別人的我，也只是淡淡的回了句「嗯，是啊」。

原以為李亦會因此而感到有點失望，沒想到他仍舊微笑地看著我，眼神裡沒有得到

讚許的期待，反而帶著一點理解和同情。等等，同情？好歹我也是外科主治，這傢伙憑甚麼露出那樣的表情看我，好像在抬高他自己的身價，暗暗嘲笑我即將被年輕一代的漂亮臉孔所取代。即使內心深處明白他不一定是這樣的想法，但只要一有這種念頭冒出來，就會激發我不甘示弱的性格，或許正是這樣的不服輸，才讓我在學生時期就立志走外科，只為了證明自己的抗壓性。

想遠了，眼前這個李亦實在過分，我冷冷的盯著他道：「怎麼？今天是遇到什麼棘手的 case 所以找我來討論嗎？」八成是如此，這乳臭未乾的年輕醫師，即使再怎麼努力上進，臨床經驗究竟需要時間的沉澱。

「老師果然厲害，馬上就猜到我的意圖，哈哈！」李亦絲毫不在乎那些帶刺的話，一邊爽朗的笑著，一邊翻開一疊厚重的資料。

看他低著頭瀏覽一份一份的檔案，我心中成功反擊後的得意，漸漸被渴望挑戰的好奇心和好勝心所取代。當年剛踏入外科的自己，也常常抱著病人的資料，厚著臉皮去敲主任的門，曾幾何時，歲月飛逝，自己也成了被請教的外科主任了。我不喜歡甚至要求自己不能求助於人，但幹醫生這行，很多時候卻由不得你逞強，眼前的小子想必也是經過一番掙扎，才拉下臉來尋求協助的吧！

「老師，您看這份 MRI 的檔案，您會往哪個方向考慮？」李亦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。說起來還真有點不好意思，也許真是有點年紀了，最近總常常一個人沉浸在回憶裡。

我看著一張張黑白的磁振造影，很明顯這位病患的大腦萎縮，尤其集中在海馬迴的部分，即使沒有正常的影像提供比對，仍可以看出大腦皮質遭受侵犯。我心中早有了底，百分之八十是 AD，也就五十歲以上老人最

常見的中樞退化疾病，阿茲海默症。但如此輕鬆寫意的診斷，眼前這位神經內科總醫師又何必專程跑來問我呢？這樣的故佈疑陣讓我不敢妄下定論，也許是我多疑，也或許李亦正等著我說出診斷後，再拿出其他資料來推翻我。

「還有其他臨床參考資料嗎？病人的 PI 和記憶力檢測呢？」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，但醫學知識息息相關，如何診斷阿茲海默症，這點身為醫者應該有的常識我怎麼可能不了解呢？哼，我堂堂外科主治可輪不到自己的學生來戲弄。

「啊！有的有的，在這兒呢！」李亦一副突然想起來似地抽出幾張資料遞給我，這小子真狡猾，八成刻意隱瞞，還裝得挺像的。「不過，病人完全沒有病識感，所以 CC 和 PI 的部份都是來自家屬。」李亦小心翼翼，慎重地解釋著。

我抬頭瞄了他一眼，不明白他那股沒來由的戒備是什麼原因，從見面到現在始終輕鬆自在的他，此刻竟然流露出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。

“這位 65 歲的男性病患由女兒陪同就醫，其女表示父親這三個月來行為舉止有記憶衰退的表現，常常找不到東西，叫不出親友的名字，變得比以前多疑，但長期記憶沒有問題，可以清楚描述二三十年前的事”

病歷上的現病史如此記載，我偷瞥了一眼病患資料的地方，嗯，姓李。再往下看到臨床表徵的欄位，“無病識感，否認一切失能行為，輕微妄想”，再翻開第二頁的記憶力檢測紀錄，真糟糕啊！典型難以配合治療的失智症。

我在腦中重新整理了所有的數據，深吸一口氣從資料堆裡抬頭，但當我對上李亦那張憂心忡忡的臉時，“阿茲海默症”這五個字

卻怎麼也說不出來，表面的言語停滯了，內心的想法卻如萬馬奔騰般襲來。

「病患是你的...？」我小心翼翼地問著。

「.....一個，對我來說，恩重如山的人。」李亦頓了許久，面色凝重地說。

為人醫者看似堅強果敢，但往往在面對自己親人的疾病時，會突然失去專業上的判斷和承認的勇氣，這點是我在幾年前替自己的太太割盲腸時領悟的，即便當時我已經視這種小手術為無物，但動刀時仍舊無法定下心神，擔心太太是否會有過敏反應，或是嚴重的大出血等等，庸人自擾。李姓病患，65歲，是個符合李亦父親的年紀，要真是如此，我完全無法想像李亦當時面臨的情況，自己的父親由家人陪同來看診，看的還是自己的記憶門診，口裡說著李醫師我沒有問題，卻不認得眼前的人就是自己兒子的那種諷刺又心酸的場面。

太殘忍了！饒是我這種不在乎別人情感，向來言語鋒利直言不諱的人，也沒有辦法忽視自己心中的同情，畢竟這種病情已經毫無恢復的可能，預後只能用糟糕來形容。

「李亦啊！辛苦你了！來日方長，站在醫生和兒子的角度，你都要好好照顧你父親啊！」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心中默默讚許他故作輕鬆的堅強，也為我的無能為力而抱歉。嘆了一口氣，把手邊的資料整理好，輕輕放在李亦面前，站起身來，示意我即將離開，縱使沒有親口說出我的判斷，我依舊不敢對上他那雙帶著絕望的眼睛。

步出李亦的診間，我一時之間被沉重的情緒壓得喘不過氣，怎麼回事？我怎麼也會有這種，放任情感擾亂理智和專業的時候呢？

* T大醫院神經內科門診助理 許慧 10月18號 9:30AM

難得休診的星期六早晨，我卻依然準時出現在李亦醫師的診間，如此令旁人不解的加班，我和李醫師卻已經有了某種程度上的默契。

「阿慧姐，這禮拜六.....能不能再麻煩你.....」前幾天李醫師那半抱歉半央求的神情，每每令我感到心疼而不忍拒絕，對李醫師而言，相較於他加班處理的事情，我不應該讓這樣的請求太過於艱難。

李醫師的記憶門診在T大醫院十分有名，專門檢測並治療阿茲海默的患者，也就是俗稱的老人癡呆。李醫師能在這方面如此傑出不是沒有原因的，除了一定的醫學知識背景之外，李醫師有著過人的抗壓性和天生樂觀的性格，要知道，老人癡呆這種腦部退化的疾病，絕大部分是很難痊癒的，甚至連好轉都有困難，能做的只是延緩病程，盡量讓病患及病患家屬維持某種程度的生活品質。面對這樣永遠無法戰勝的局面，李醫師一直以來都很開朗，他在剛升總醫師時曾經說過，「我們必須告訴自己，阿茲海默沒有那麼可怕，只有自己相信了，才有辦法讓病人也相信」，然後在大家被感動的默然無語時，補上一句「雖然真的很可怕」，把大家笑得東倒西歪。李醫師就是這樣一個幽默又有熱忱的人，即使再嚴重的病患，李醫師也很少輕言放棄。

一年前，李醫師的父親卻在他正值人生巔峰時病了，諷刺的是，罹患的正是李醫師接觸了十幾年，天天與之為伍的阿茲海默症。還記得那天上班時，李醫師難得少了笑容，看診速度也異常的快，似乎他的心思並不在

這個診間裡。當名單上最後一位病人離開時，李醫師沉重的告訴我還有一個人要來做檢測，那個人就是李醫師的父親。

「沒問題的啦！你爸爸不也是醫生嘛？高知識份子的機率很低的耶！」我記得自己當時是這麼安慰李醫師的。

而李醫師只是皺著眉頭，在口罩後面悶悶地回了句，「嗯，希望不是」。

可惜，當天的檢測結果並不樂觀，李醫師馬上替他父親安排了其他的腦部檢查，但李老先生堅持否認自己患病，眾人合力勸說，最後是以“拜訪”的名義，由李醫師的妹妹陪同之下，到影像醫學部去找那邊的醫師報到。

一年多來，李老先生的病情每況愈下，有時甚至認不出李醫師了，更令人困擾的是，他始終缺乏病識感，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需要別人照顧和協助的病人，拒絕一切的治療，更否認所有的診斷。在這期間，李醫師常常請教其他醫師的看法，不求治好他父親，只希望他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需要幫助的病人，而不再是當年那個在手術台上呼風喚雨的醫師了。

唯一值得抱持著希望的是，即使說服李老先生就醫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，但李醫師每次總能想出新的劇情，連哄帶騙地把父親帶到診間，陪父親聊天，再順著父親的話，適時地帶入病情講解，並說明應該注意的事情。但往往發展到這個步驟的時候，就是李老先生怒氣爆發的時間點，他會開始摔任何觸手可及的東西，然後邊咆哮著要我們不要像對待病人一樣對待他，邊氣呼呼地走出診間，費盡心思安排的溝通再一次失敗。

即使情況如此不堪，李醫師卻不曾放棄，上午診及下午診中間的休息時間，也常看他邊吃便當邊研究老人心理學，或是抱著資料

到處向有經驗的資深醫師請教，休診時間額外的加班也是家常便飯。

今天也是為了李老先生的事情而來，「這次是我們約好的，外科主治李主任，阿慧姐，麻煩你了」，李醫師語重心長地叮嚀著。

* T大醫院神經內科總醫師 李亦 10月18號 11:30AM

「國父革命十一次才成功，這不過是第十次而已，不算什麼的啦！」阿慧姐的聲音在一片靜默中顯得有點心虛，這樣的安慰，恐怕連她自己都難以下嚥吧！

身為神內總醫師，自己的父親卻罹患最沒有希望的阿茲海默，更糟的是，爸爸全盤否認所有的病情和徵象，敏感程度甚至到了一提及就發怒的境界。雖然與這個疾病奮戰了十幾年，但此刻我卻好像第一次遇見它似的，像無頭蒼蠅般亂了分寸，任憑它肆意的戲弄我，附身在爸爸的軀殼裡對我囂張的咆哮著。

問了許多醫師同袍，他們除了同情之外，似乎也沒有什麼正面的回應，但比起一個答案，也許我更需要的是一個發洩的出口，以前什麼事情都可以找爸爸商量的我，現在卻只能盲目地四處求援，甚至連以前有心結的老師、教授都找過了，卻始終沒有一個好的辦法，讓爸爸願意接受幫助。

這一年間，反倒是我接受了許多祝福與照顧，尤其是診間的助理阿慧姐，我常開她玩笑，說她渾身散發母性光輝，果然在我目前為止的人生最低潮時，是她義無反顧地陪著我，幫忙出主意，甚至在我提出加班要求時，二話不說馬上答應，可惜我不能擅自替他加薪。

話說回來，剛剛又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談話。「我記得你爸爸以前最喜歡跟大家討論病情了，每次他抱著資料來敲我的門，嘴上說得客氣謙虛，但那股求知慾卻是全寫在臉上，神采奕奕的樣子，都讓我懷疑他是不是很渴望病人生什麼無法診斷的怪病呢！哈哈……」，忘了是哪個老前輩這樣對我說過，即使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聽他話當年，但他的話卻給了我一個荒謬的靈感。

不知該說神奇還是特殊，爸爸雖然在生活中表現出阿茲海默的症狀，但對於二十年前的記憶卻異常清晰，聽妹妹轉述，已經退休的爸爸甚至常常穿著白袍出門，說有一台刀臨時要加開，以為自己仍然是當年叱吒開刀房的李 V。與阿慧姐商量後，我們決定採用“投其所好”的方式，希望藉由爸爸自己的判斷，讓他了解他是真的病了，然後願意卸下心防，接受我們的幫助。

沒想到依舊失敗了，但總算是有點進步吧！至少這次爸爸沒有發怒，甚至還看穿了我眼裡的在乎和期盼，只是……只是為什麼呢？爸爸都記得當年我讓他失望的跑台考，記得診斷疾病的依據，卻怎麼忘了那個對我恩重如山的人就是他呢？卻怎麼忘了，當年就是因為他毫不留情的痛罵，我才能下定决心努力用功，我才能有今天呢？

如此命運，早已超越了專業的範圍，情感潰敗，理智喪失。睽違多年，難得能有時間再次與父親面對面討論病情，但一切卻是那麼令人沮喪和失意。尤其最後，從來不擅長給予安慰的爸爸，卻對我流露出同情的眼神，那拍肩的動作，力道很輕，卻重重地擊在我的心上，擊散了我重新建立起來的信心，擊散了憑著親情而苦撐著的意志。一直以來，自己始終樂觀積極，父親每一次在診間的咆哮，我也都概括承受了，憑什麼我得一而再

再而三地遭受這樣的捉弄，憑什麼我得假裝沒事，親手拿著父親的病歷資料，然後接受父親最真實卻又最血淋淋的安慰呢？

啊！爸！你可知道，眼前這個被你安慰著的人，正因為你諷刺的安慰而哭泣啊！

* 阿茲海默症患者 李予強 10月18號
11:30AM

「爸，哥說了什麼？」一個陌生女子迎向前來，沒頭沒腦的對我說。

